

中古尤韻舌根音有重紐試證

孫玉文

湖北大學中文系

摘 要

重紐問題在學界迄未弄清。絕大多數漢語音韻學家認為，中古時期，尤韻自身沒有重紐，幽韻是尤韻的重紐。本文從文獻考古角度出發，根據《切韻》系韻書及李賢《後漢書注》，發現中古漢語中，尤韻舌根音見溪群三紐仍有兩類韻母的對立，它們的對立即是重紐的表現；幽韻跟尤韻不構成互補關係，它不是尤韻的重紐：(1)李賢給《後漢書》的《郭符許列傳》及《鄭孔荀列傳》的「璆」注音，「璆」有「巨秋反」和「音求」兩音的對立，這是尤韻群紐有重紐的表現；(2)《切韻》系韻書中「丘，去鳩切」和「休，去秋切」兩音有對立，這是尤韻溪紐有重紐的表現；(3)《切韻》系韻書中「苴」有「居求切」和「居由切」的對立，這是尤韻見紐有重紐的表現。質是之故，本文認為，中古音系中，除了支、脂、祭、真、仙、宵、侵、鹽八韻唇、牙、喉音字有重紐外，尤韻自身也遺存有重紐。

關鍵詞：重紐、對立、音位結構

中古尤韻有沒有重紐？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試圖證明：中古時代，尤韻舌根音見溪群三紐中仍保持有重紐的對立，幽韻不是尤韻的重紐。

先看群紐。《後漢書·郭符許列傳》：「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李賢注：「璆音求，又巨秋反。」又《鄭孔荀列傳》：「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李賢注：「璆音巨秋反，又音求。」兩處都注出了「璆」相同的兩個讀音，可見李賢原注如此，他這樣注沒有疏忽，也不能認為有譌誤，「音求」同「音巨秋反」是異讀。李賢注異讀，跟陸德明《經典釋文》注異讀的旨趣不全同：《經典釋文》常意存舊讀，有時同一被注音字下所錄各家異讀也祇是字面不同，切出來的讀音沒有甚麼兩樣；李賢注音，同一被注音字下如注異讀，異讀跟前面的注音讀音有別。可見，「璆」的「音求」及「音巨秋反」兩讀讀音有別。「求」和「巨」

均為群紐字，「求」和「秋」均為尤韻字。據李賢注，尤韻應有兩類韻母，至少群紐如此。李賢音注中，大量反映重紐現象，例如《梁統列傳》「埤墳，狹冠」下注：「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埤」的兩讀，正是重紐之別。由此以推，尤韻有重紐。

有人認為中古尤韻本身不存在重紐，幽韻可能是尤韻的重紐。由李賢音注看，尤韻的「臻」清清楚楚有重紐。幽韻不是尤韻的重紐，從《切韻》音系本身就可看出來。凡是有重紐的各韻，其唇音字在廣大的現代北方方言中，都保持雙唇音的讀法，這是一條很強的規律。可是尤韻的唇音字幫滂並三紐都變成了輕唇音。

《切韻音系·韻母的分類》中，幽韻是丑類，不是寅A類，不把幽韻當作尤韻的重紐。李榮說：「等韻侯尤幽三韻同圖，幽韻全列四等，精生兩母沒有位置可以安排，因為位置已經給尤韻字佔了。敦煌掇瑣第一百種守溫韻學殘卷『四等輕重例』也把幽韻列在四等……可是幽韻反切上字跟子丑寅三類同性質，並且又有生母，所以我們把他算作丑類。」在韻書編修者心目中，尤幽兩韻分得很清楚，比如「膠」有「力求：力幽」兩讀，早期《切韻》系韻書尤幽兩韻都互注又音。如果把幽韻系看作尤韻系早期重紐，勢必要把幽韻系舌齒音的那些小韻看作不規則地變來的。可是幽韻系本來字少，小韻少，不規則的變化又多達4個小韻，不但音理無徵，而且也沒有證明材料。還有，幽韻原來可能也有重紐。曉紐的兩個小韻「麤香幽反：休許彪反」在斯二〇七一，宋跋本、項跋本中都出現，其對立很明顯。《切韻音系》把它們作為「關係未能確定」的小韻看待。這表明，李榮先生認為，把它們其中的一個作為應該刪去的小韻則證據不足。可見幽韻不該是尤韻的重紐，《切韻》音系尤幽兩韻系分韻是有實際語音基礎的。

李賢的音注表明，他的音系中，尤幽兩韻系主元音有別，所以幽韻不是尤韻的重紐。李賢注中，被注了音的尤幽兩韻系字共59處。算上一字注又音的，共有63個注音字。其中反切35個，直音28個。被注音字和注音字明顯是尤韻的，共60個（《馬融列傳》有聯縣詞「膠愀」，膠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韻書有幼兩韻相應位置均不收，今依切下字算宥韻）。下面列出這些字，主要依照《廣韻》小韻的注音；小韻注音裡查不到的，在不互見的又音裡找，比如「紬音抽」，抽小韻不收，但儔小韻「紬」下注：「又音抽。」《廣韻》查不到的，就依《集韻》。括號裡的數字是中華書局點校本的頁碼：

適子由 (290) 洩所流 (920) 敢側留 (1828) 躡直流 (1923) 劉居流 (1936) 擎子由 (1959) 廋所由 (1963) 幃直由 (1966) 聚側流 (2017) 璆巨秋 (2234, 2264) 蟠才由 (2311) 罌浮 (354) 廠由 (735) 蝥牟 (968) 桴浮 (1343, 1403) 髹休 (1344) 罌浮 (1959) 紬抽 (2077) 璆求 (2234, 2264) 取秋 (2367) 枹浮 (2490) 忸尼丑 (650) 蹂汝九 (1349) 狃女九 (1563, 2883) 銅紂 (1132, 2102) 留力救 (920) 狃以救 (1350) 賂其又 (1398) 儻子救 (1869) 守式授 (848) 畜許救 (1881) 鼬羊救 (1961) 雌余救 (1963) 繆力救 (1966) 愀七救 (1966) 繆力救 (2147) 首式授 (原譌爲「受」, 鄙意當爲授, 2300) 首式救 (2436, 2914) 復房又 (2523) 繆力救 (2720) 漱所救 (2988) 宿秀 (592, 920) 留溜 (592) 繇胄 (1385) 祐又 (2099) 右又 (2338)

被注音字和注音字明顯是幽韻系的, 僅見於一處直音: 繆音繆 (11)

這 62 個注音, 60 個是尤韻系自注, 1 個是幽韻系自注。由此看來, 李賢注中, 尤幽兩系應該分開。另外有兩個實際是尤韻自注, 不過需要說明。(1) 《馬融列傳》載馬融《廣成頌》「羽毛紛其髣髴」注: 「髣音必由反, 髴音羊救反。」《廣韻》髣幽韻, 由尤韻, 李注似乎是尤幽互切。但是「髣髴」是疊韻聯縣詞。依沈兼士《聯縣詞音變略例》和徐復《變音疊韻詞纂例》研究, 聯縣詞有通過上字或下字的改讀, 使原來不是疊韻的聯縣詞變成疊韻聯縣詞的作用。髴是尤韻相配的宥韻字, 那麼由於逆同化, 「髣」由幽韻字變成了尤韻字。所以這一例不算尤幽混切。(2) 《張衡列傳》載張衡《思玄賦》「騰蛇蜿而自糾」注: 「騷, 協韻音脩。糾音古由反。」斯二〇七一, 宋跋本、項跋本尤幽兩韻都不收「糾」字, 《廣韻》也一樣。伯二〇一一尤韻不收, 幽韻見紐地位已殘, 可能也不收。《集韻》尤韻不收「糾」, 幽韻居虬切反而收了, 不過是「繆」的異體, 注: 「細也。」跟《思玄賦》「纏結」的意思不同。有「纏結」意義的同源詞尤幽兩韻都有, 應依古由反將「糾」看作李賢的尤韻字。這樣看來, 李賢音系中, 尤幽兩系的分別是截然的, 其主元音應該相近而不相同。幽韻既然不是尤韻的重紐, 所以「璆」的「音求」和「音巨秋反」的對立就順理成章地可視爲尤韻自身重紐的對立。尤幽兩韻系都祇有開口, 沒有合口; 如果李賢音系中, 尤幽兩韻系主元音相同, 由尤韻分爲兩類韻母, 加上幽韻一類韻母, 那麼三等開口就有三類韻母。這不合中古漢語的音位結構。

幽韻系字少, 在六朝韻文中, 幽韻系和尤韻系混押, 但仍以尤韻系和侯韻系

合押爲主。我們不能據幽韻系不單獨押韻，就認爲尤幽兩韻系完全相混了。如果這樣，《切韻》憑甚麼把尤幽兩系分開？中古其他材料也證明尤幽兩韻系有別。比如《經典釋文》所引劉昌宗讀音，尤韻系獨用達 21 次，不雜幽韻系 1 字；幽韻系祇出現 1 次：璆，劉巨虬反，是幽韻字爲切。按《廣韻》「璆」兩讀，一讀尤韻巨鳩切，一讀幽韻渠幽切。渠幽切音同劉昌宗巨虬反。渠幽切、巨虬反顯然讀音不同李賢尤韻的「巨秋反」及「音求」兩讀。總之，李賢音系中「璆」有重紐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再看溪紐。《廣韻》尤韻溪紐字「丘，去鳩切」，「咻，去秋切」，小韻有對立。陳澧《切韻考》卷五的十八尤下說：「此韻有『咻惆毀』三字去秋切，與『丘』字『去鳩切』音同，毀字又見四十九宥。此雖不在韻末，亦增加字也，今不錄。《類篇》咻在丩部，《廣韻》從心旁亦誤。」陳澧以爲「咻」是增加字，董同龢、周法高、李榮、邵榮芬等先生都不同意此說。不過董先生《廣韻重紐試釋》以爲咻小韻是幽韻字錯簡誤入尤韻的。理由有三點：(1)《韻鏡》和《七音略》將「咻」排在幽韻的地位；(2)《集韻》將「咻」兼收於尤韻和幽韻，必有所自；(3)今傳《切韻》系韻書，尤韻同時有兩個溪母字，幽韻有見群而獨缺溪。顯然，董先生的說法祇是一推斷，不足以證明中古尤韻溪母無重紐。《切韻音系·單音字表》表例中，就把「丘：惆」這對小韻作爲「關係未能確定」的六組小韻之一，李先生對董說持保留態度。上文(1)(2)兩項所舉韻書和韻圖都是時代較晚的作品，有後起音成分。

說《集韻》「咻」兼收於尤幽兩韻必有所自，不能反證《廣韻》把它都收入尤韻就沒有根據。《切韻》系韻書中，尤韻溪母字對立，由來已久。斯二〇七一尤韻「丘，去求反」「惆，去愁反」。伯二〇一一、宋跋本、項跋本均同。如果這兩個小韻是陸書原有的，後起增改者不加刪併，那麼很可能說明陸法言和繼編者認爲它們有對立；如果「惆」是後人新增的，他不增入幽而增入尤，那更可能說明增修者認爲「咻」與「丘」對立。這種對立，一直保留到《廣韻》。從《切韻》系韻書沿革看，難以使人相信「咻」小韻是由幽韻錯簡誤入尤韻的。

還可以拿李賢給「璆」作的兩個讀音爲參照，看看董先生的三點理由是否成立。依李賢「璆」的兩個讀音，其音系中「璆」有重紐無疑。但是「璆」在《廣韻》中，也兼收於尤幽。一見於尤韻「裘」小韻，讀巨鳩切，注：「又渠幽切。」一見於幽韻「虬」小韻，讀渠幽切。《集韻》也是一樣，一見於尤韻「求」小韻，

讀渠尤切；一見於幽韻「虬」小韻，讀渠幽切。再往前追溯，「璆」在斯二〇七一、伯二〇一一、宋跋本、項跋本的幽韻中也收錄了。六朝經師音注中，徐邈、劉昌宗都讀「璆」爲幽韻字，《經典釋文·尚書音義》：「璆，音虬，徐又居虬反，又閭幼反。馬同。」又《儀禮音義》：「以璆，音虬，劉巨虬反。」《韻鏡》內轉第三十七開將「求」排在尤韻地位，「虬」排在幽韻地位。這種處理，絲毫不能證明，李賢注中，「璆」的巨秋反一讀的「秋」字是幽韻的誤字。進一步說，《集韻》把「休」兼收於尤幽，早期韻圖把它排在幽韻地位，都不能證明《廣韻》「休」小韻是幽韻錯簡而來，《集韻》和《廣韻》的不同處理都有自己的根據。董先生還認爲，今傳《切韻》系韻書尤韻同時有兩個溪母字，幽韻有見群而缺溪。現在依李賢注來看，尤韻同時有兩個群母字，《廣韻》尤韻群母祇有一類，沒有收另一類，它的幽韻群母字不缺，有「虬」小韻。尤幽群母絕對對立。可見中古音中，尤韻溪母字有重紐。

再看見紐。尤韻同時有兩個見紐讀音，幽韻見紐字有「樛」小韻，也不缺。尤韻見紐字也有重紐，不過祇反映在《切韻》系韻書的異讀中。「苻」字見於《廣韻》尤韻「鳩」小韻，注：「秦苻，藥名。又居由切。」周祖謨先生《廣韻校勘記》卷二：「苻，又居由切。此字音居求切，注云又居由切，居由居求一音也。切三及敦煌王韻注云：『或作樛，居由反。』案樛字見幽韻居虬切。不過周先生沒有在《廣韻》正文眉注中徑直刪去，表明他對「又居由反」一注是否爲誤增還有猶豫。說「居由」「居求」同音，主要是陳澧以後，大家都把尤韻系聯爲一類，韻圖也是一類。把「又居由切」看成是誤增的反切，這同董先生說「休」是幽韻錯簡誤入尤韻一樣，缺乏版本上的的證。斯二〇七一平聲十七尤「鳩」小韻，居求反也有「苻」，注：「秦苻，藥。或作樛。居由反。」「居」前脫一「又」字。幽韻有「樛」，居虬反。項跋本平聲四十四尤「鳩」小韻讀九求反，也有「苻」，注：「秦苻，藥。亦樛。又居由反。」「居」前「又」字不脫，然「亦」後脫「作」字。幽韻有「樛」，居虬反。另有兩種本子，伯二〇〇一一把尤韻的「鳩」（居求反）和「勃」（居虬反）拆成兩個小韻，增加了幾個見於幽韻的字，居虬反又見幽韻。宋跋本同。這樣處理的原因不詳。但是置於尤韻的居虬反的「苻」，其又音也是「居由反」。斯二〇七一和項跋本中，居求反和居由反，應該是重紐。很難解釋：如果「苻」的又音居由反不是誤加，或「由」字不是誤字，那麼韻書編者或增訂

者明知居求反跟居由反同音，爲甚麼要注上這個多餘的又音，那些精於審音的增訂者又不加刪削？「由」字是《切韻》系韻書常用的反切下字，說明「由」在《切韻》編修者心目中，它清清楚楚屬於尤韻。如果「𠄎」的確有又音，爲甚麼他們有這麼大的疏忽，把本該注幽韻的切下字注上了尤韻的「由」呢？祇能認爲，在他們那裡，居求切和居由切的讀音不同。現在已知溪母、群母有重紐，從音位結構看，見母有重紐也不值得奇怪。

根據《切韻》系韻書及李賢《後漢書注》，可知中古音系中，尤韻見紐「𠄎」存在著「居求切：居由切」的對立，溪紐「丘，去鳩切」和「休，去丘切」對立；群紐「璆」存在著「音巨秋反」和「音求」的對立，這些都說明，當時舌根音聲母中，尤韻還遺存有重紐。

參考文獻

- 陳澧：切韻考（成都書局）
 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
 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史語所集刊 13 本，1948
 李賢：後漢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
 李榮：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邵榮芬：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孫玉文：李賢後漢書音注的音系研究，湖北大學學報，1993 年第 5 期、第 6 期
 周法高：廣韻重紐的研究，史語所集刊 13 本，1948
 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
 唐五代韻書集存（北京，中華書局，1983）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Fan-qie Doublets in the ‘尤’ -rhyme after the Velar Initials in Middle Chinese

Yu-wen S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questions of the Fan-qie doublets have not been go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so fa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hinese phonologists has taken the “幽” -rhyme to be the Fan-qie doublets of the “尤” -rhyme in accordance with phonemic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hile there did not seem to be the Fan-qie doublets in 尤-rhyme itself. The present author, from archaeological point of view, will prove, in both the serial rhyme dictionaries of the qie-yun system and Li Xian’s *The Notation of Histo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Middle Chinese*, there were two distinctive categories of compound vowel in the “尤” -rhyme itself after the velar initials /K/, /k’/ and /g/. In other words, this distinction in question wa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Fan-qie doublets in the “尤” -rhyme itself. By the principle of phonetic opposition, the “幽” -rhyme was not one type of the “尤” -rhyme thus, namely the Fan-qie doublets of the “尤” -rhyme. Here the present author will briefly furnish evidence below for you: firstly, in Lin Xian’s notation to *Biography of Guo, Fu and Xu*, and *Biography of zheng, Kong and Xun*, the pronunciation “璆” was mentioned by Li xian two times, it had two pronunciations, one was “音求”, the other “巨秋反”. “音求” differed from “巨秋反”, so th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the existence of the Fan-qie doublets in the “尤” -rhyme after the velar initial /g/; secondly, in the serial rhyme dictionaries of the qie-yun system, “丘, 去鳩切” differed from “休, 去秋切”, so this showed the existence of the Fan-qie doublets in the “尤” -rhyme after the velar initial /K’/; thirdly, in the serial rhyme dictionaries of the qie-yun system, “苒” had two pronunciations, one was “居求切”, the other “居由切”, so th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the existence of the Fan-qie doublets in the “尤” -rhyme after the velar initial /K/. Therefore, the present author believes, the “尤” -rhyme itself had the Fan-qie doublets besides these rhymes “支” “脂”, “祭”, “真”, “仙”, “宵”, “侵”, “鹽” etc.

Key Words: Fan-qie doublets, opposition, phonemic structure